

中國人民大學學報

李家莊的變遷

趙樹理 著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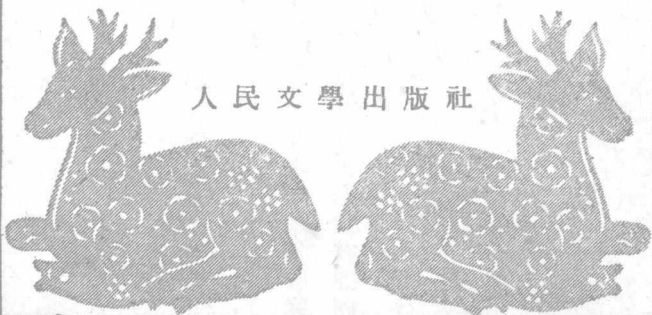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人民大學學報

李家莊的變遷

趙樹理 著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

書號 136

字數 93 千

李家莊的變遷

著 者 趙 樹 理

出版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

京30001-50000
定價5.700元

一九四九年五月北京新華書店初版
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北京重印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五月北京第二次印刷

李家莊有座龍王廟，看廟的叫『老宋』。老宋原來也有名字，可是因爲他的年紀老，誰也不提他的名字；又因爲他的地位低，誰也不加什麼稱呼，不論白鬚老漢，不論才會說話的小孩，大家一致都叫他『老宋』。

抗戰以前的八九年，這龍王廟也辦祭祀，也算村公所；修德堂東家李如珍也是村長也是社首，因此老宋也有兩份差——是村警也是廟管。

廟裏掛着一口鐘，老宋最喜歡聽見鐘響。打這鐘也有兩種意思：若是只打三聲（往往是老宋親自打），就是有人敬神，若是不住亂打，就是有人說理。有人敬神，老宋可以吃上一份獻供；有人說理，老宋可以吃一份烙餅。

一天，老宋正作早飯，聽見廟門響了一聲，接着就聽見那口鐘噹噹噹的響起來。隔着竹簾子看，打鐘的是本村的教書先生春喜。

春喜，就是本村人，官名李耀唐，是修德堂東家的本家侄兒。前幾年老宋叫春喜就是『春喜』，這會春喜已經二十好幾歲了，又在中學畢過業，又在本村教小學，因此也叫不得春喜了。可是一個將近六十歲的老漢，把他親眼看着長大了的年輕後生硬叫成『先生』，也有點不好意思。老宋看見打鐘的是他，一時雖想不起該叫他什麼，可是也急忙迎出來，等他打罷了鐘，向他招呼道：『屋裏坐吧！你跟誰有什麼事了？』

春喜對他這招待好像沒有看見，一聲不哼走進屋裏向他下命令道：『你去報告村長，就說鐵鎖把我的桑樹砍了，看幾時給我說！』老宋去了。等了一會，老宋回來說：『村長還沒有起來。村長說今天晌午開會。』春喜說：『好！』說了站起來，頭也不回就走了。

老宋把飯做成，盛在一個串門大碗（就是一碗可以吃飽的大碗）裏，端在手裏，

走出廟來，回手鎖住廟門，去通知各項辦公人員和事主。他一邊吃飯一邊找人，飯吃完了人也找遍了，最後走到福順昌雜貨舖，通知了掌櫃王安福，又取了二十斤白麵回廟裏去。這二十斤麵，是準備開會時候做烙餅用的。從前沒有村公所的時候，村裏人有了事是請社首說理。說的時候不論是社首、原被事主、證人、廟管、幫忙，每人吃一斤麵烙餅，趕到說完了，原被事主，有理的攤四成，沒理的攤六成。民國以來，又成立了村公所；後來閩錫山整理村範，又成立了息訟會，不論怎樣改，在李家莊只是舊規添上新規，在說理方面，只是烙餅增加了幾份——除社首、事主、證人、幫忙以外，再加上村長副、閭鄰長，調解員等每人一份。

到了晌午，餅也烙成了，人都來了，有個社首叫小毛的，先給大家派烙餅——修德堂東家李如珍是村長又是社首，李春喜是教員又是事主，照例是兩份，其餘凡是頂兩個名目的也都照例是兩份，只有一個名目的照例是一份。不過也有不同，像老宋，他雖然也是村警兼廟管，却照例又只能得一份。小毛自己雖是一份，可是村長照例只吃一碗雞蛋炒過的，其餘照例是小毛拿回去了。照例還得餘三兩份，因為怕半路

來了什麼照例該吃空份子的人。

吃過了餅，桌子併起來了，村長坐在正位上，調解員是福順昌掌櫃王安福，靠着村長坐下，其餘的人也依次坐下。小毛說：『開腔吧！先生！你的原告，你先說！』

春喜說：『好！我就先說！』說着把椅子往前一挪，兩隻手互相把袖口往上一摸，把脊梁骨挺得直擻擻地說道：『張鐵鎖的南牆外有我一個破茅廁……』

鐵鎖插嘴道：『你的？』

李如珍喝道：『幹什麼？一點規矩也不懂！問你時候你再說！』回頭又用嘴指了指春喜：『說吧！』

春喜接着道：『茅廁旁邊有棵小桑樹，每年的桑葉簡直輪不着我自己摘，一出來芽就有人摘了。昨天太陽快落的時候，我家裏（老婆）去這桑樹下摘葉，張鐵鎖女人說是偷他們的桑葉，硬攔住不叫走，恰好我放學回去碰上，說了她幾句，她才算丟開手。本來我想去找張鐵鎖，叫他管教他女人，後來一想，些小事走開算了，何必跟她

一般計較，因此也沒有去找他。今天早上我一出門，看見桑樹不在了，我就先去找鐵鎖。一進門我說：「鐵鎖！誰把茅廁邊那小桑樹砍了？」他老婆說：「我！」我說：「你爲什麼砍我的桑樹？」她說：「你的？你去打聽打聽是誰的！」我想我的東西還要去打聽別人？因此我就打了鐘，來請大家給我問問他。我說完了，叫他說吧！看他指什麼砍樹。」

李如珍用嘴指了一下鐵鎖：「張鐵鎖！你說吧！你爲什麼砍人家的樹？」

鐵鎖道：「怎麼你也說是他的樹？」

李如珍道：「我還沒有問你你就先要問我啦是不是？你們這些外路人實在沒有規矩！來了兩三輩了還是不服教化！」

小毛也教訓鐵鎖道：「你說你的理就對了，爲什麼先要跟村長頂嘴？」

鐵鎖道：「對對對，我說我的理：這棵桑樹不是我栽的，是它自己出的，不過長在我的茅廁牆邊，總是我的吧？可是那一年也輪不到我摘葉子，早早的就被人家偷光了……」

李如珍道：『簡單些！不要拉那麼遠！』

鐵鎖道：『他拉得也不近！』

小毛道：『又頂起來了！你是來說理來了呀，是來頂村長來了？』

鐵鎖道：『你們爲什麼不叫我說話？』

福順昌掌櫃王安福道：『算了算了！怨咱們社首說不了事情。我看雙方的爭執在這裏，就是這茅廁究竟該屬誰。我看這樣子吧：耀唐（就是春喜）！你說這茅廁是你的，你有什麼憑據？』

春喜道：『我那是祖業，還有什麼憑據？』

王安福又向鐵鎖道：『鐵鎖你啦？你有什麼憑據？』

鐵鎖道：『連院子帶茅廁，都是他爺爺手賣給我爺爺的，我有契紙。』說着從懷裏取出契紙來遞給王安福。

大家都圍攏着看契，李如珍却只看着春喜。

春喜道：『大家看吧！看他契上是一個茅廁呀，是兩個茅廁！』

鐵鎖道：『那上邊自然是一個！俺如今用的那個，誰不知道是俺爹新打的？』

李如珍道：『不是憑你的嘴硬啦！你記得記不得？』

鐵鎖道：『那是三十年前的事，我才二十歲，自然記不得。可是村裏上年紀的人多啦！咱們請出幾位來打聽一下！』

李如珍道：『怕你嘴硬啦？還用請人？我倒五十多了，可是我就記不得！』

小毛道：『我也四十多了，自我記事，那裏就是兩個茅廁！』

鐵鎖道：『小毛叔！咱們說話都要憑良心呀！』

李如珍翻起白眼向鐵鎖道：『照你說是大家打夥訛你啦，是不是？』

鐵鎖知道李如珍快撒野了，心裏有點慌，只得說道：『那我也不敢那麼說！』

窗外有個女人搶着叫道：『爲什麼不敢說？就是打夥訛人啦！』只見鐵鎖的老婆二妞噙噙跑進來，一手抱着個孩子，手指劃着，大聲說道：『你們五十多的記不得，四十多的記得就是兩個茅廁，難道村裏再沒有上年紀的人，就丟下你們兩個了？』

……

李如珍把桌子一拍道：『混蛋！這樣無法無天的東西！滾出去！老宋！攆出她！』

二妞道：『攆我呀？賊是我捉的，樹也是我砍的，爲什麼不叫我說話？』
李如珍道：『叫你來沒有？』

二妞道：『你們爲什麼不叫我？那有這說理不叫正頭事主的？』

小毛道：『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有你男人在場，叫你做什麼？走吧走吧！』說着就往外推她。

二妞把小毛的手一撥道：『不行！不是憑你的力氣大啦！賊是我捉的，樹是我砍的！誰殺人誰償命！該犯什麼罪我都領，不要連累了我的男人。』

在窗外聽話的人越擠越多，都暗暗點頭，還有些人交頭接耳說：『二妞說話把理！』

正議論間，又從廟門外走進個人來，有二十多歲年紀，披着一頭短髮，穿了件青緞袂馬褂，手裏提了根藤條手杖。人們一見他，跟走路碰上蛇一樣，不約而同都吸了

一口冷氣，給他讓開了一條路。這人叫小喜，也是李如珍的本家侄子，當年也是中學畢業，後來吸上了金丹，就常和鄰近的光棍們來往，當人販、賣寡婦、販金丹、挑詞訟……無所不爲，這時又投上三爺的門子，因爲三爺是閩錫山的秘書長的堂弟，小喜抱上這條粗腿，更是威風凜凜無人不怕。他一進去，正碰着二妞說話，便對二妞發話道：『什麼東西唧唧喳喳的！』

除了村長是小喜的叔父，別的人都站起來陪着笑臉招呼小喜，可是二妞偏不挨他的罵，就頂他道：『你管得着？你是公所的什麼人？誰請的你？……』

二妞話沒落音，小喜劈頭就是一棍道：『滾你媽的遠遠的！反了你！草灰羔子！』小毛攔道：『繼唐（小喜的官名）！不要跟她一般計較！』又向二妞道：『你還不快走？』

二妞並不哭，也不走，挺起胸膛向小喜道：『你殺了我吧！』

小喜輪轉棍子狠狠又在二妞背上打了兩棍道：『殺了你又有什麼事？』把小孩子的胳膊也打痛了，小孩子大哭起來。

窗外邊的人見勢頭不對，跑進去把二妞拉出來了。二妞仍不服軟，仍回頭向裏邊道：『只有你們活的了！外來戶還有命啦？』別的人低聲勸道：『少說上句吧！這時候還說什麼理？你還佔得了他的便宜呀？』

村長在裏邊發話道：『閒人一概出去！都在外邊亂什麼？』

小毛揭起簾子道：『你們就沒有看見廟門上的虎頭牌嗎？』「公所重地，閒人免進。」你們亂什麼？出去！」

窗外的人們也只得掩護二妞走出去。

小毛見衆人退出，趕緊回頭招呼小喜：『歇歇，繼唐！老宋！餅還熱不熱了？』老宋端過一盤烙餅來道：『放在火邊來！還不很冷！』說着恭恭敬敬放在小喜跟前。

小喜也不謙讓，抓起餅子吃着，連吃帶說：『我才從三爺那裏回來。三爺託我給他買一張好條兒，不知道村裏有沒有？』

小毛道：『回頭打聽一下看吧！也許有！』

李如珍道：『三爺那裏很忙嗎？』

『忙，』小喜嘴裏嚼着餅子，連連點頭說：『事情實在多！三爺也是不想管，可是大家找得不行！凡是縣政府管不了的事，差不多都找到三爺那裏去了。』老宋又端着湯來，小喜接過來喝了兩口，忽然看見鐵鎖，就放下碗向鐵鎖道：『鐵鎖！你那女人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啦！你看那像個什麼樣子？唧唧喳喳，一點也不識羞！就不怕別人笑話？』

鐵鎖想：『打了我老婆，還要來教訓我，這成什麼世界？』可是勢頭不對，說不得理，也只好不作聲。

停了一會，小喜的湯也快喝完了，餅子還沒有吃到三分之一。福順昌掌櫃王安福向大家提道：『咱們還是說正事吧！』

小喜站起來道：『你們說吧！我也摸不着，我還要給三爺買條儿去！』

小毛道：『吃了再去吧！』

小喜把盤裏的餅一捲，捏在手裏道：『好！我就拿上！』說罷，拿着餅子，提起

他的藤條手杖，匆匆忙忙地走了。

王安福接着道：『鐵鎖！你說你現在用的那個茅廁是你父親後來打的，能找下證人不能？』

鐵鎖道：『怎麼不能？你怕俺鄰家陳修福老漢記不得啦？』

春喜道：『他不行！一來他跟你都是林縣人，再者他是你女人的爺爺，是你的老丈爺，那還不是只替你說話？』

鐵鎖道：『咱就不找他！找楊三奎吧？那可是本地人！』

春喜道：『那也不行！白狗是你的小舅，定的是楊三奎的閨女，那也有親戚關係。』

鐵鎖道：『這你難不住我！咱村的老年人多啦！』隨手指老宋道：『老宋也五六十歲了，跟我沒有什麼親戚關係吧？』

小毛攔道：『老宋他是個窮看廟的，他知道什麼？你叫他說說他敢當證人不敢？』

老宋！你知道不知道？』

老宋自然記得，可是他若說句公道話，這個廟就住不成了，因此他只好推開：『咱從小是個窮人，一天只顧弄着吃，什麼閒事也不留心。』

李如珍道：『有契就憑契！契上寫一個不能要人家兩個，還要找什麼證人？村裏老年人雖然多，人家誰也不是給你管家務的！』

小毛道：『是這樣吧！我看咱們還是背場談談吧！這樣子結不住口。』

大家似乎同意，有些人就漫散開來交換意見。小毛跟村長跟春喜互相捏弄了一會手碼，王安福也跟閭鄰長們談了一談事情的真象。後來小毛走到王安福跟前道：『這樣吧！他們的意思，叫鐵鎖包賠出這麼個錢來！』說着把袖口對住王安福的袖口一捏，接着道：『你看怎麼樣？』

王安福悄悄道：『說真理，他們賣給人家就是這個茅廁呀？人家用的那一個，真是人家老張木匠（鐵鎖的爹）在世時候打的。我想這你也該記得！』

小毛道：『那不論記得不記得，那樣頂真，得罪的人就多了。你想：村長、春喜，意思都是叫他包賠幾個錢。還有小喜，不說鐵鎖，我也惹不起人家呀！』

王安福沒有答話，只是搖頭。閭鄰長們也不敢作什麼主張，都是看看王安福，看看村長，看看小毛，直到天黑也沒說個結果，就都回家吃飯去了。

晚上，老宋又到各家叫人，福順昌掌櫃王安福說是病了，沒有去。其餘的人，也有去的，也有不去的。大家在廟裏悶了一會，村長下了斷語：茅廁是春喜的，鐵鎖砍了桑樹包出二百塊錢來（現洋），吃烙餅和開會的費用都由鐵鎖担任，叫鐵鎖討保出廟。